

欲魔

〔法〕左拉/著 刘思明/译

Decameron Giovanni Bo
accaccio Decameron Giova
accaccio Decameron
accaccio Dec
ni Bocca
Giovanni
on Gi
a Bo
va
m



1565.44

10

89874

凡
用
F G ZHU
并译全本
CAN BEN
UAN

書

欲魔

● ● ●
〔法〕左拉 著
刘思明 译
中原农民出版社

著

(豫)新登字 07 号

求真套书

世界禁书名著文库

欲 魔

爱弥尔·左拉 著

刘思明 译

据 Fasquelle E,ditions, Paris1954 年等版本译编

责任编辑 郑电波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0 印张 302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册

ISBN7-80538-741-9/I·321 本册定价 10.20 元

(全五册)定价 68 元

JIN
MINC
JIN SHU
禁书名著
XIN YI
XIN YI
B IN

禁

Library of Famous Writers
 ers Smile Zola Library
 of Famous Writers Smile
 Zola Library of Famous
 Writers Smile Zola Writ
 ers Smile Zola Writers
 Smile Zola Writers Sm
 ile Zola Writers Smile Z

名

出版前言

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作家作品曾因种种原因被禁,如但丁、卜迦丘、歌德、拉伯雷、伏尔泰、卢梭、斯汤达、福楼拜、左拉、劳伦斯、乔伊斯、屠格涅夫、叶赛宁等等,这些作品经过数十数百乃至数千年的时代熏陶,有许多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经典名著,无论从思想的启蒙上,还是艺术风格上,它们都以其独特的魅力深入人心,它们启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光芒,也引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艺术灵感,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因为被禁,这些文学精品难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加上流传过程中真伪同在,精芜混杂、难免产生许多误解,也影响了它们的流传。为了取精用弘,去异存真,我们特编辑了这套丛书,并约请外国文学专家重新编译校定,整理出版。

禁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它产生的文化背景而言,是一种“叛逆”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逻辑不能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带着不可解读性。这种不可解读性实质上又是一种叛逆性,即:认可了它的逻辑便等于否定了正统文化常识。所以,禁书便是异端的同义词。在西方文明如日中天、节欲、理性、人道成为文化圭臬之时,强调纵欲、情欲,宣扬感性合理、发现人道偏执的残忍,自然大逆不道。也正因为如此,禁书才有存在的前提——书总要有读者,没有读者的书,无所谓书。因而,雪夜闭门读禁书才有境界可言:如此想来,禁书的存在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活力的标志。

文化的宽容需要一种气度。这气度的极限是,接受它的存在,不会使接受主体变成客体,而只能使客体溶于主体。从这一角度来品味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们会发现一种同化异族文化、异端文化的自信。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种泱泱大国的文化自信从来不曾丧失,也不应丧失。今天,我们重读各个时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禁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文化权威的残酷,也可以看到新文化价值体系取代陈旧价值体系的艰难历程。现在,我们手头的昔日禁书里所承载的文化异端,许多已积淀为正统,如性感的合理、个性的认可、女性的合法权利、感性的地位等等,但,回首它们艰难跋涉,不是可以重温历史旧梦而知未来文化之新日吗?

愿这一丛书带给你新的理性娱悦和刺激!

欲 魔

作者：爱弥尔·左拉(1840—1902)

内容简介：美丽多情的珊美琳在少女时代曾失身于养父，她的丈夫罗勃发现她失贞后兽性大发，愤而杀死了珊的养父。罗勃害怕事情暴露，竟指使珊美琳勾引知情人雅克，不想珊美琳与雅克竟一见钟情，勾搭成奸。于是情夫情妇密谋干掉罗勃，而雅克的女友芙洛尔因妒生恨，伺机制造车祸，谁死谁生，结局出人意料。

被禁原由：复杂的四角关系，自然主义的创作笔法，色情文学的嫌疑，虽然《欲魔》一问世即轰动了法国文坛，但作者却因此两次受到法兰西法庭的判罪，作品烧毁，左拉最后被迫出走英国，客死异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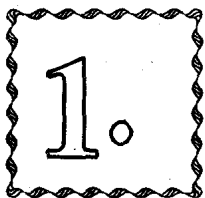
正面评论：《欲魔》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关系错综复杂，问世后久盛不衰，成为现今大、中学生的必读书。

负面评论：

“至于《欲魔》，只不过是以往出版的一切污秽东西的残余。”

“该书作者是一个热衷于色情描写的疯子。”

——批评家路易·乌尔巴兹



罗勃走进房里，拿着一根面包，一包卤肉，一瓶白葡萄酒，放到桌子上。早上，维克多娅在上班以前一定给火炉盖上了好多煤屑，房间里简直热得令人窒息。这位车站副站长打开窗户，两肘靠在窗栏上。

这是西部铁路公司供给职员居住的一幢高楼，占去阿姆斯特街的一部分。五层楼屋顶室转角的窗子开向车站，车站一带是穿过欧罗巴区的广阔坑道，整个地平线一览无余。二月中旬这一天下午，灰色天空温和、湿润，阳光融融，似乎显得更加广大。

在对面，这筛下的星星点点的阳光下，互相混杂着罗马路的许多房子，互相隐没，看来好象很轻巧。左边，许多遮盖的停车场。门廊很大，顶上的玻璃都给煤烟熏黑了，它们属于各个干线，场面很宽广，一眼看不到边。邮政局和热水箱房，同其他支线——如亚尔桑德伊、凡尔赛和环城铁路——的较小厂房分开，右边，欧罗巴桥星形铁架截断坑道，人们看这凹陷的宽阔路线重新显现，一直伸展到巴底尧尔隧道。就在窗子底下，占去整个广大面积的三条双轨道由桥底出来，自行分支，隔成开展的扇形，无数金属线条继续向前伸长，一直消失在各个厂房深处。桥的环洞前面，扳道员的三个岗舍显出赤裸裸的小园。铁轨上停满客车和机头。苍白的阳光下，一个大红信号点缀在一片拥塞和混杂里。

罗勃一会儿很有兴趣地想到他的勒·阿佛尔车站，每次他到巴黎来过一天进入维克多娅的寓所时，职业意识总重新浮到他的

脑海里。各个干线的厂房底下，从蒙特开过来的火车到达时总引起月台的颤动，他的眼睛留意着调配机头，带有煤水车的一部小机器，下面装了三对低轮子，它正开始拖拉列车，看它又忙碌又活泼，时进时退，推着车辆向停备轨道驶去。另一部快车的机头很雄壮，有两对高大的车轮，它单独留下，烟囱里喷出一大股黑烟，缓慢地飘向平静的天空。他特别注意三点二十五分开赴刚城的火车，里面已载满旅客，正等着机头。这机头停在欧罗巴桥另一边，看不见，只听到它象不耐烦似的，发出急迫的小汽笛，要求开道，信号一发出，它立刻答以简短的尖叫，表示它已听到。开动之前，它沉默了一下，打开放汽的龙头，向地面喷射蒸汽，发出震耳的尖声。罗勃看见这奔腾回旋的白雾，从桥边溢出，像雪白的绒毛飞舞在铁的桁梁之间。空间一角变白，而另一机头的浓烟则继续扩大，黑幕后面，还隐隐闻到长长的汽笛声、指挥声，和转车盘的震撞声。接着，弥漫的白雾里忽而露出一道裂缝，凡尔赛火车和亚尔桑德伊火车。一列上行，一列下行，交叉而过。

罗勃正想离开窗口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俯身外望，看见下面四楼平台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认出是车长亨利·多凡涅，同他的父亲，干线的副站长，两个可爱的妹妹克莱尔和索菲娅，十八岁和二十岁的金发女郎，一起住在那里，她们靠两个男人的六千法郎工资，一直过着欢乐的生活。人们总听见姊姊笑，妹妹唱歌，一个笼子关满热带岛屿小鸟，发出争鸣婉转的叫声。

“怎么？罗勃先生，您到了巴黎吗？……啊！对了，为您同县长纠葛的事情吧！”

副站长重新靠到窗口上解释他是搭每天上午六点四十分快车离开勒·阿佛尔的。业务处长召他来巴黎，说有重要事情等着他来面谈。他没有因这次召见丢掉他的职位还觉得是幸运。

“您太太呢？”亨利问道。

太太，她也愿意来购买东西。她的丈夫此刻就在他们每次到巴

黎来旅行时，维克多娅妈妈借给他们的房子里等候她；当这位女主角被她下面卫生室工作缠住不能上楼时，她总乐意借出这个卧室，让他们可以单独平静地吃午餐。那天，想首先办好事情，他们只在蒙特吃过一小块面包。但是现在已过三点钟，他们已饥肠辘辘。

亨利为讨好对方，又问：

“你们今晚住在巴黎吧？”

不，不！他们将乘每天下午六点三十分快车回到勒·阿佛尔去啊！是的，请假！人们打扰你，只让你放下包袱，而立刻又要催你回去！

一会儿，两人摇摇头，对视着。突然一部着魔似的钢琴爆发出响亮声音，他们谁也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一定是两位妹妹一起乱弹琴，她们笑得很响，象笼里的小鸟鸣叫。也轮到年轻人快活起来，亨利道声再见，走进房里，副站长一个人站了一会儿，两眼看着洋溢着青春欢乐的平台。接着他举目远望，只见那部机头已关闭放汽管，由扳道员送到刚城列车上。最后几缕白色蒸汽已消失在飞舞着、玷污天边的巨大黑烟中间。他也重新回到房间里。

罗勃走到杜鹃钟前面，时针指向三点二十分，罗勃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真是鬼才知道，桑芙琳怎么会这样迟迟不回来？她一走入店铺，仿佛再也不想出来。为了缓和胃里难忍的饥饿，他忽而想去摆好桌子。他很熟悉这两道窗的宽阔房间；它同时是卧室、餐厅和厨房，里面有胡桃木家具、挂上红棉布的床铺、食具橱、圆桌和诺曼底衣柜。他从食具橱里拿出饭巾、菜盆、叉子、刀和两个玻璃杯。这些东西都非常干净，他做着这些家务，觉得很有趣，仿佛他在玩儿时的分食游戏，看看洁白的饭巾心里很舒服。他很爱他的夫人，想到她开门看见，会爆发出快活的笑声，他将觉得欢悦。他把卤肉放到菜盆里，旁边摆上白葡萄酒瓶，他突然觉得不安，睁大眼睛找什么，接着很快从衣袋里抽出已被忘记的两包东西：一小盒沙丁鱼和一块格吕耶尔干乳酪。

三点半钟已敲过，罗勃耳朵倾向楼梯，一听到些微声响，马上就转过来。他等得无聊，在镜子前停下来，注视自己。他并不老，将近四十岁，卷发的鲜明精色并没有变淡，留下的胡须很繁密，显出阳光样金黄；中等身材，但非常强壮。他喜欢自己的人品，很满意自己前额低，后头厚，圆而红润的面孔，一对活泼的大眼，照亮稍平的头颅，他眉毛紧蹙，前额划满嫉妒的皱纹。和他结婚的女人比他小十五岁，这些屡次对镜自照的目光使他自信，他还年轻，他尽可以安心。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罗勃跑去并开了门，但她是隔壁房间里车站卖报女贩。他再回来，注视食具橱上一个贝壳盒子。他很熟悉这个盒子，这是桑芙琳赠给她的乳母维克多娅妈妈的礼物，这小东西足以唤醒回忆，他的恋爱故事因而全部展现在眼前。不久就将近三周年了。他生于南方的普拉桑，父亲是一个车夫，他服过军役，获得特务长袖章，当了很久的蒙特车站搬运夫，后来升到巴朗丁车站的搬运夫领班，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他亲爱的女人，她那时从陀恩维尔来，同格兰摩伦院长的女儿，贝尔蒂小姐，到车站来搭火车。桑芙琳·奥布丽只是格兰摩伦家一个园丁的次女，但是院长，她的教父和监护人，很宠爱她，让她做他女儿的伴侣，把她们两人送到卢昂的同一所寄宿女学校去读书；她本身也有那种出身高贵的气质。很长时间内，罗勃只远远渴慕她，只存着不粗俗的工人对待小姐的激情想念她，认为她是个珍贵的宝贝，不会轻易落到他的手里。那就是他一生的唯一恋爱故事。他可以同她结婚而不要一个铜子，他可以只为占有她的快乐而娶她。他终于斗胆提出他的要求实现了超过他梦想的收获：除了桑芙琳和一万法郎陪嫁之外，已退休的院长，现任西部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还给他意外的庇护；结婚第二天，他就升作勒·阿佛尔车站副站长。无疑，他自己也具有坚守岗位，准时上班，诚实，知识虽有限，办事却很灵活的好职员的种种优点，这一切极好的表现足以解释他的求婚很快就被接受，他的升迁很

快就被批准的理由，可他宁愿相信他的一切都是靠他的女人。所以他一向都热爱她。

罗勃开好沙丁鱼罐头后，确实不能再忍耐了。他们本是约定三点钟会面的。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她不会对他说一双半筒靴和六件衬衫需要一天工夫吧！他重新走到镜子前面，发觉自己眉毛紧蹙，前额被一条粗硬的皱纹截断。在勒·阿佛尔，他从来不怀疑她。到巴黎，他设想种种危险，诡计和过失。一阵血浪涌向他的脑门，他昔日工人的拳头，如他推车时一样，突然捏紧。他重新变成忘我的凶暴者，处在盲目愤怒的发作下，他将敲碎她的头卢。

桑芙琳推开门，带着新鲜快乐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

“是我呀……嗯？你一定以为我迷路了？”

她二十五岁，光彩照人，身材苗条，若就她的小骨格说，她又似乎相当丰满。初一看，她并不漂亮，长脸孔，大嘴巴，露出可赞叹的洁白牙齿。要是你仔细注视她，奇特的蔚蓝色大眼睛在她厚密黑发下极具诱惑的魅力。

她看丈夫不回答，继续用她所熟悉的迷乱和激动目光审察她，她就解释道：

“哦！我一直在跑……你可以想象，不可能搭上公共马车，不愿意花钱租一辆小马车，我一直在跑……看，我浑身发热！”

“算了吧。”他粗暴地答道：“我不会相信你从便宜公司走出来的！”

但是她立刻露出孩子般的可爱姿态，扑入他的怀里，并让她的肥厚和漂亮小手打在他的嘴上。

“坏家伙，坏家伙，你住口！……你很知道我多么爱你！”

她的整个人品里发出如此深的诚恳，他觉得她还始终是那样天真，那样伶俐，他马上狂热地紧紧将她楼在自己的胳膊里。他的猜疑时常是这样结束的。她自动地倒在他的胸口，喜欢得到抚摸。他不断亲吻她，而她却不还吻，象天真少女，总以男女之爱没有觉

醒的儿女情感接受他的亲热，这其实也是他的隐忧之一。

“那么，你没有搬空便宜公司吧？”

“哦？是的。我讲给你听……不过首先我们要吃东西。哦！我要饿死了！……啊！我买来一个小礼物，看我的小礼物。”

她贴近他的脸欢笑，右手插入衣袋握住里面的一件东西，而迟迟不抽出来。

“快说：‘我的小礼物’。”

罗勃不由笑了：

“我的小礼物。”

这是她刚给他买来的一把刀，因为他已丢失一把，为此他叹息了半个月。他惊异，这漂亮的新刀，象牙柄和刀身，他觉得它妙极了。他立刻使用起来。她看他高兴也很喜欢，便开玩笑说，要他给她一枚硬币，使得他们的友谊不能中断。

“我们吃东西吧，我们吃东西吧。”她一再说：“不，不！我恳求你等一下，不要马上关窗。你看我是多么热！”

她跟他到窗口，站在那里几秒钟，上身紧靠他的肩膀，注视广阔的车站。煤烟暂时飞散了，太阳已隐没罗马路后面的浓雾里。下面：一部调配机头拖着已经编组好的、将于四点二十五分开行的蒙特列车，将它推到厂房底下月台旁边停住，然后解掉扣索离开。底面，在环城铁路的厂房里，缓冲机的互撞声说明正在加上去特别车厢。铁轨中间只有一部慢车重机头，和满身被灰尘沾黑的司机和火夫。机头一动也不动，仿佛很疲倦，喘着气，除了安全汽闸透出细小的一线，没有其他蒸汽。它等着人们给它开道，回到巴底尧尔停备站去。一个红信号闪灭，车便开走了。

“这些陀凡涅小姑娘，她们真快活！”罗勃离开窗口时说：“你听见她们乱弹钢琴吗？……刚才我看见亨利，他要我替他问候你。”

“坐到桌边去，坐到桌边去！”桑芙琳喊道。

她又起沙丁鱼，大口吞噬。啊！蒙特的小面包已离她很遥远！

每次到巴黎来，这样饱餐一顿间直使她陶醉。她还记得全身颤动着，在人行道上奔跑的幸福，她还保持着她到便宜公司里购买东西的狂热。每个春季，她一次消费了她冬季的全部积蓄。她喜欢到那里购买一切，说这样她可以省下她的旅行费用。她滔滔不绝边说边讲。最后心里有点惭愧，脸上稍红一下，把她所花的整个数目，三百多法郎，都说出来。

“啊！好，”罗勃惊骇地说。“你真会花钱，你，一个区区副站长的女人！……那么，你不止买来六件衬衫和一双半筒靴吧？”

“哦！我的朋友，唯一的便宜机会！……一段花纹优雅的小绸！一顶很时髦的帽子，这是我所梦想的！几条完全制好的绣边短裙，这一切都非常便宜，要是在勒·阿佛尔，我要付出双倍价钱……人们将给我送来，你等着看吧！”

她很快活，又露出哀求的惭愧态度，显得那样漂亮。他只好采取说笑的态度。再则，在他们单独留下比任何饭店都好。幽静的房间深处，这偶尔准备的小午餐又是多么可喜，他怎能不高兴呢！她平常只喝凉水，此刻也让自己放纵一次，不知不觉喝空她的白葡萄酒杯。沙丁鱼已吃完，他们开始拿美丽的新刀切卤肉。刀那样锋利，切得那样好，这简直是一种胜利。

“那么，你呢，你的事情怎么样？”她问道。“你不要怪我多嘴，乱说一气，关于县长的事情，你没有对我说，结果如何？”

于是他详细叙述业务处长怎样接待他的情形。哦！这只是例行公事的训斥！他替自己辩护，他说了真实的经过，这荒唐的县长怎样固执地要带他的狗进入一辆头等车，而当时恰有一辆二等的专给猎人和他们的畜生保留着，争吵因此而起，彼此互相骂了些难听话。其实，他要别人遵守规章，处长也是赞成的；不过，可怕的是他说了自己也招认的一句话：“你们不会永远是统治者！”人们因而怀疑他是共和党人。一八六九年议会开幕时所发生的辩论和不久将举行普选的隐隐恐惧已引起政府的忧虑。所以，要是没有格兰

摩伦院长的好意招呼，人们一定会调动他。此外，他只好在后所劝告和所写好的道歉信上签了字。

桑芙琳打断他的话，喊着说：

“嗯？我要你写信给他，今天上午你没有受训斥之前，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拜访他，我的确是对的……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摆脱困难。”

“是的，他很爱你，”罗勃再说，“他在公司里的势力很大……，你稍稍想一下，做一个好职员到底有什么用处啊！人们并不吝惜对我称赞，为什么？虽然没有很多开拓精神，可是行为很好，具有服从命令的本质，办事也很果断，总之，一切都不错。那么，好！我亲爱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女人，如果没有格兰摩伦出于对你的友爱，竭力替我的事情辩护，我必然会完蛋。为了惩罚我，人们或许将派我到什么偏僻小站去受罪！”

她目光凝视着，仿佛自言自语喃喃说道：

“哦！当然，他的确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

她沉默了一下，停止吃东西，睁大两眼，向远处注视。无疑的，她已想起她从前在卢昂十七余公里以外，陀恩维尔宫堡的童年生活。她从来没见过生母。当她的父亲，园丁奥布利去世时，她已十六岁，就是这个时期，已经丧妻的院长要她留在女儿贝尔蒂身边，由他的妹妹，已寡居的波娜洪太太，一个工厂主的夫人监护着，宫堡今天已属这位太太所有。比她大两岁的贝尔蒂，在她之后半年结了婚，嫁给卢昂法院一个推事，一个干瘦而脸黄的矮个子，赖什纳先生。前一年，格兰摩伦院长还是他这故乡法院的首脑，经过辉煌的法官生涯，他就在这里退休。生于一八〇四年，一八三〇年革命第二天，他任梯涅的代理检察官，后来历任芬丹伯罗和巴黎的代理检察官，多罗亚的检察官和勒那的首席检察官，最后才当上卢昂法院院长。拥有数百万家产，从一八五五年起，被选为州议会议员。他退休那天，又获得荣誉团骑士勋章。在她记忆深处去，她重新看见

他同现在一样，还是短大和结实。原来像刷子一样的金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嘴边没有八字胡，方形的面孔上，绕有一圈剪得很低的颊须，他的容貌因他的深蓝眼睛和大鼻子而显得很严肃。他是不容易接近的人，周围的人都怕他。

罗勃只得提高声音，重复两次：

“唉！你究竟在想什么？”

她吃了一惊，不免微微颤栗，好象突然被恐惧震动一下。

“一点也不想什么。”

“你不再吃东西，你不饿了吗？”

“哦！不，……你看吧！”

桑芙琳喝空白葡萄酒杯子，吃完盒里的一块卤肉，但是他们感到恐慌：他们的一斤面包已被扫光，没有留下一口，可以和干乳酪吃。他们推开一切，在维克多娅妈妈的食具橱深处发现一段放了很多的硬面包，不禁欢喜得叫起来，虽然窗还开着，房间里依然很热，少妇因火炉正在她背后，更不觉得凉爽。在这房间里，吃这意外的午餐，她的脸色变得更激动，更粉红。一谈及维克多娅妈妈，罗勃又想到格兰摩伦：看，这又是一个受他恩惠的女人！本是被诱奸过的女郎，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桑芙琳母亲因分娩故世了，她就做了这孤女的乳母，后来嫁给公司一个火伙，吃光一切，她在巴黎只靠少许裁缝工作，过着艰苦生活，后遇见她哺乳过的女儿，恢复旧日的关系，她已成为院长的一个被保护人；今天他给她在卫生处谋到一个顶好的位置，要她看守化妆兼盥洗室的女厕所。公司每年只给她一百法郎，可是由于赏钱的收入，她可以实得一千四百法郎左右，至于住宿，这冬季烧热的房间，还不计算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而报酬又很可观的工作，罗勃估计，如果柏葛，她的丈夫，不在路线两端乱花钱，过着放荡生活，而能带回他做火伙的固定工资和奖金，约二千八百法郎，他们一家每年可以有四千余法郎收入，这比他在勒·阿佛尔车站副站长的所得，多了一倍。

“不错，”他最后说，“一切女人都不愿意看守厕所。可是世上并没有下贱的职业。”

他们不象刚才那么饥饿了，只以怠倦的样子慢慢吃着，一小块又一小块，切下干酪，借以延长他们可爱的午餐。他们也逐渐变得徐缓了。

“话又说回来，”他喊道：“我忘记问你……为什么你拒绝院长，不到陀恩维尔去过两三天呢？”

他的精神由于酒足饭饱变得舒适，又想起他们上午到车站附近岩石路公馆去拜访；他重新看见自己在肃穆的大书房里，听见院长曾对他们说起他将于第二天动身到陀恩维尔去。接着，仿佛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情愿当天晚上同他们一起搭六点三十分快车，然后领他的教女到很久就想见她的妹妹波纳洪太太家里去。但是少妇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了 this 邀请。

“你知道。”罗勃继续说，“我觉得这小旅行并不怎么不好。你可以到那边，一直留到星期四，我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不是吗？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很需要他们帮忙。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这是不大明智的，尤其是你拒绝似乎使他真的难过……所以我不断推促你接受，待你拉扯我的大衣，我只得附和你，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理由……嗯？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桑芙琳露出游移的目光，不禁做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难道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这不是理由……我们结婚以后，三年之内你曾两次到陀恩维尔好好过了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第三次到那边去。”

少妇更加局促不安，她转过头来。

“总之，这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并不想去。你不会强迫我去做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吧？”

罗勃摊开双臂，仿佛他并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可是他又说：

“那么，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再问一句，难道波纳洪太太没有好好接待你吗？”

哦！不，波纳洪太太总对她很好。她是那样可爱，又高大，又强壮，头上盖满美丽的金发，虽然已五十五岁，看来还是那样漂亮！从她的寡居，甚至从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起，人们就议论她的心往往有别的寄托。在陀恩维尔，人们都尊敬她，她使所住的宫堡成为欢乐的场所，卢昂整个社会，特别是司法界，都到那里串门。在司法界，波纳洪太太交了很多朋友。

“那么，你招认吧，是赖宣那夫妇曾对你表示冷淡吧！？”

无疑的自从和赖宣那先生结婚以后，贝尔蒂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她。这可怜的红鼻子贝尔蒂，那样不被重视的一个人，她现在已变得不大好。在卢昂，一般太太们都非常夸张她的高贵。她所嫁的一个丑丈夫又粗暴，又吝啬，仿佛生来就要他的夫人减色，而且使她的脾气变得很怪癖。但是，不，贝尔蒂对她旧日的女伴，还表示合式的态度，桑芙琳并没有切实的事情可以责怪她。

“那就是院长在那边使你不高兴吧？”

桑芙琳直到那时，只以平静的声音慢慢回答他，听到这句话，又突然被不耐烦的情绪袭击。

“他！这是什么念头？”

她神经质地继续轻轻说下去。人们几乎见不到他。他在大花园里保留一个厢房，厢房的门开向一条荒凉的小巷。他出出进进，都不让别人知道。此外，他妹妹甚至不知道他到达的确切日期。他在巴朗丁租一辆马车，总在夜间让人领他到陀恩维尔，他整天整天生活在厢房里，不被一切人知道。啊！在那边，不会是他会来妨碍你们！

“我之所以对你说到这个，因为你曾二十次告诉我，你很小时，他就使你害怕。”

“哦！使我害怕，和平常一样，你总是夸大事实的……他不大